



PL
2690
S3
1644
v.8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二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叅訂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孔明將欲以東吳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同則是孔明之以舌戰爲兵也其戰羣儒以舌其激孫權亦之舌舌如懸河則以舌爲水言陽屬火則又以舌爲火蓋雖赤壁之兵未交而臥龍先生先有一番水戰先有一番火戰矣

劉琮之事卽孫權前車之鑒也琮之臣王粲蒯越等皆爲尊官而琮獨見殺權而降操亦猶是耳善乎魯肅之言曰諸臣皆可降惟將軍不可降眞金玉之言哉

文人之病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大兵將至而口中無數之乎者也詩

云子曰猶刺刺不休此晉人之清談宋儒之講學所以無補十國事也張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黃蓋叱而止之大是快事

立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之言曹操軍破必北還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大耳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生主者也不但荊州未取而早爲其意中所有卽益州未奪而亦預爲其目中所無且其時劉表雖亡而劉璋張魯馬騰韓遂尚在觀其鼎足一語竟似未嘗有此數人者豈非英雄識見有所先定與曹操青梅煮酒之日謂立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而孫權亦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何其言之不謀而相合與蓋天下唯英雄能識英雄不待識之于鼎足之時而蚤識之于孤窮之日每怪今人肉眼見人處齊則畏而重之見人倫落則鄙而笑之異故相非同必相識英雄之

不遇識者正爲天下更無有英雄如此人者耳

此回文字曲處妙在孔明一至東吳魯肅不卽引見孫權且歇館驛此一曲也又妙在孫權不卽請見必待明日此再曲也及至明日又不卽見孫權先見衆謀士此三曲也及見衆謀士又忤孫權此五曲也迨孫權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讀者至此幾疑立德之與孫權終不相合孔明之至東吳竟成虛往也者然後下文峰迴路轉詞冷情投將欲通之忽若阻之將欲近之忽若遠之令人驚疑不定直是文章妙境

孫權旣聽魯肅之說定吾身之謀又聞孔明之言識彼軍之勢此時破曹之計決矣乃復躊躇不斷寢食俱廢者何哉蓋非此一折則後文周瑜之畧不顯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不必孫權之果出于此而作者特欲爲後文取勢耳觀此可悟文章之法

却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郡來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

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魯肅第一孔明曰

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孔明第一及船到岸肅請孔明于館驛

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此時不即引權正聚文武于堂上議事聞魯肅回

急召人問曰子敬往江夏體探虛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畧尚容徐稟妙在

孔明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

眾商議未定曹操檄文之語妙在曹操眼中看出其畧曰

孤近承帝命奉詞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

雄兵百萬上將于員欲與將軍會獵于江夏其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

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眾借

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此是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

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其之矣勢不可敵此是論勢以愚之計不如納

降為萬安之策張昭第一眾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張昭只言地利不可恃眾

人又言天意不可違孫權沉吟不語孫權第一張昭又曰王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

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張昭第二孫權低頭不語孫權第二須臾權

起更衣魯肅隨于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護

眾人所言深說將軍眾入皆可降曹操至論權曰

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

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

南向稱孤哉眾人之意各自為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東吳全勢

論人身上說極其痛快權嘆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

地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張拾為孫策所得士周瑜亦孫策所得士但

操新得袁紹之眾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魯肅囑孔明肅曰

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妙在至此方說出孔

明權曰卧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

見妙在說出孔來日聚文武于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

此是孫權好勝至今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

吳人風俗往往如此吳人風俗往往如此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悞孔明

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魯肅第二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悞孔明

第二次肅乃引孔明至幕下蚤見張昭顧維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義冠

博帶整衣端坐衣裳楚楚蟬蛻之詩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

坐于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洒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

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樂此語

果有之乎張昭之意即欲借管樂壓倒孔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

也謂尚不止此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于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

為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荊州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亦問得惡

笑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

權意不在張昭而在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

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說得冤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

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閑可知也亦是此語並非大言

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

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直濟世之才也先生

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除

害勦滅亂賊責其不降曹反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

割據城池此句極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

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拂高天之

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時也故意

先將他之贊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

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以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

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將他極口一貶說立

一層其語尤惡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當而德反不如初是更進

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亦非大言譬如人染沉疴當先用糜

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

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

欲求安保誠為難矣先生忽然講醫道隱然笑張昭吾主劉豫州向日軍

敗于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于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羸已

極之時也三顧草廬正是病重時求名醫耳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

過暫時以容身豈真將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

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胆裂竊謂管

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公然至于劉琮降曹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

孫劉為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

高祖立德美其親親之仁

當陽之敗豫州見有

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

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

又拾高立德美其愛民之德

寡不敵眾勝負乃其常事昔高

皇數敗于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大信久事高皇未

嘗累勝

隱然以立德比高皇自比韓信

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辨之徒

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

說盡秀才

病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

戰勝了

座間忽一人抗聲問曰

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乎吞江夏公以為何如

誘稱曹操

不及子

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

之眾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于當陽計窮于夏口區區求

救于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

亦是當

孔明曰劉琰州以數千仁

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眾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

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

真不懼操賊者矣借贊立德以鄙薄虞翻不能對又戰勝座間又一人問

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此人直是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

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為辨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自贊則管樂猶

儀秦亦是豪傑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

凌弱懼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

秦張儀乎借贊儀秦以鄙薄步騭然無語又戰勝忽一人問曰孔明以

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

問綜曰公言差矣漢傳世至今天數將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

皆歸心虞翻但誇曹操之強猶可至薛綜乃辯其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

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

君之言乎稱君父二字喝倒夫人主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既為

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其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祚不
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
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鑿鑿侃侃薛綜滿面羞慙不能對答又戰勝座
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
州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却無可稽者眼見只是織蓆販屨之夫耳何足與
曹操抗衡哉又臣駕主已為失体况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
袁術座間懷惱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聖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則
世為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唯無君亦且蔑祖不唯漢室
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猶信曹參劉豫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
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其十冠冕下且高祖起身亭長而
終有天下織蓆販屨又何足為辱乎又以此高祖公乃小兒之見不足與高
士其語暢快陸績語塞了又戰勝座上一人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

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緊一發問得沒要孔明視之乃嚴峻

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

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平生治何

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于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若使臥

章名世亦不過蔡邕王粲陳琳楊修等輩耳何足為重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又戰勝忽又一人

大聲曰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論亦即嚴峻之

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

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唯務雕蟲

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看低天下

學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

也雖曰賦萬言亦何取哉以楊雄事莽為程德樞不能對了一個戰勝眾人見

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駱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

而入萬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

大軍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闔口即被此問難一往一復畢竟作何家

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公覆現為東吳糧官當時黃蓋謂

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為我王言之乃

與眾人辨論也黃蓋數語倒可勝得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

容不答耳未見周瑜與曹操戰先見孔明與諸謀士戰周郎之戰是角帥

於此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妙放諸葛瑾在此處最

見將以孔明為客乎抑將不以孔明為客乎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

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

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邦來敘話說罷自去去得妙若與孔明

將與諸謀士侍立即曾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悞魯肅第三孔明點頭

應諾孔明第三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眾

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孔明致玄德之意畢

偷眼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

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先生前謂魯肅道獻茶已畢孫權曰多聞魯子

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

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孫權之意專在欲知曹兵虛實

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只許立

高未說出權曰曹兵其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承魯肅

至此忽然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

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荊州之兵

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

素性再說多些不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妙權

怕氣壞了魯肅孔明曰將易多

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將易多

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千人其既誇其兵又誇其將且又誇其權曰

今曹操平子荆襄復有遠圖乎或兵將雖多而無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

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收何地此句直權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

戰請足下爲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勸他投降願

着此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字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起衆

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除大難畧已平矣近又新破荊州威震四

海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

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此句反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

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此句反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托服從

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主無日矣又通權曰誠如君言劉豫

州何不降操急問此句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

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

乎明明說孫權不及立德并不及田橫惡甚○前魯肅以為諸臣皆可降

一推孫權不可降高待孫權也今孔明以為立德不可降唯孫權可降

待孫權也孫權聞之安得不怒乎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

堂眾皆哂笑而散有此一折凡疑孫劉之好不合矣而下魯肅責孔明曰

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即面責先生之言貌視吾主甚

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反責孫權妙我自有破曹之計汝不問

我我故不言方才說出真話然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教孔明曰

吾視曹操百萬之眾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為蓬粉矣又說出大語然却是不會

出說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息顧謂肅曰孔明欺吾大甚肅曰

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

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

見幾誤人事好孫權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敘話孔明前在草六必

正東亦待

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

語曰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
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
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于人吾計決矣有志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
此句是求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此句是恐孔明曰豫州雖
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言玄德之勢不能為弱
曹操之東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
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勢耳
非本心也言曹操之勢不足畏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
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隱然以荊州自處而成敗之機
在于今日唯將軍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
疑即日商議起兵其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送孔明
於館驛安歇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眾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人見

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說他不

不樂說他不曹操向口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向今日擁百萬袁紹一發不喜

之索南征豈可輕敵右聽諸葛亮之言安動甲兵此謂負薪救火也張昭

次勸孫權只低頭不語孫權第三顧雍曰劉備因為曹操所敗故欲借我

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舌戰之時顧雍

此時孫權沉吟未決孔明已將曹操兵勢虛實開說明白矣何尚沉吟未

開口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

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自為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尚在沉吟權之果

如此也肅曰主公若渾疑必為眾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都為後

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前正寫

武將且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都為後吳國本見權

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今曹操屯兵于江漢有可江南之意

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寡不敵衆是懲于劉備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姊臨終之語乎忽將權母臨終遺命一提及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想出這句話來正是追思國母臨終語引得周郎立戰功畢竟說着甚的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孫權破操之計必待周瑜決之者非決之以周瑜之言而實決之以孫策臨終之言則謂周瑜之破操一孫策之破操可也不但此也孫策之語孫權能憶之者憶之以權母臨終之言而又憶之以母妹憶姊之言也則謂周瑜之破操一吳氏兩夫人之破操可也且周瑜破操之計必待孔明激之者非激之以孔明而激之以一喬也則謂周瑜之破操一

大喬小喬之破操可也赤壁鏖兵一場大功得婦人之力居多婦人真可畏哉

張昭有負孫策付託之重或解之曰內事不決問張昭原不當以外事問之不知天下未有能謀內事而不能謀外事者又未有不能謀外事而能謀內事者攘外乃所以安內外患至而不能捍謂之知內吾不信也

前卷孫權謂孔明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是孔明之激怒孫權而致孫權之求助於立德也此卷周瑜謂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周瑜之求助於孔明也本是立德求助於孫權却能使孫權反求助於立德本是孔明求助於周瑜却能使周瑜反求助於孔明孔明之智真妙絕千古

周瑜拒操之志早已決於胸中而詐言降操者是以言挑撥孔明欲使

其求助於我也魯肅不知其詐而極力爭之孔明知其詐而隨口順之
瑜亮二人各自使詐各說假話大家暗暗猜着大家只做不知而中間
夾着一至誠之魯肅時出幾句老實語以刑之宜萊真是好看煞人
入門問諱豈有人其國而不知其國之夫人者乎或疑孔明二喬之說
乃演義粧點耳非真有是言也然吾讀杜少陵詩有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則使孔明不借風周郎不縱火將二喬之爲二
喬其不等於張濟之妻袁熙之婦者幾希矣事既非曹操之所無說何
必非孔明之所有

銅雀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兮若長空之蛺蝶此言東西有玉龍金鳳
之兩臺而接之以橋也以蛺蝶比之卽阿房賦所謂長橋卧波未雲何
龍復道凌空不露何虹者也孔明乃將橋字故作喬字將西字改作南
字將連字改作攬字而下句則全改之遂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可謂

善改文章者矣劉貢父患瘋疾蘇子瞻戲改大風歌以嘲之曰大瘋起
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邊梁其殆學孔明之改賦乎

以橋作喬此讀別字也孔明欲欺周郎故有意爲之奈何近世孔明之
多乎弄璋而以爲弄麀矣伏臘而以爲伏獵矣甚而以爲羊金根而以
爲金銀矣吾不知其將賺何人將施何計而亦學孔明之改別字也爲
之一笑

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立德也孔明爲立德所有則忌之使孔明而爲東
吳所有則不忌也觀其使諸葛瑾招之之意可見矣非若龐涓之忌孫
臆同事一君而必欲殺之而後快也一則在異國而招之使人我國一
則在我國而驅之使人異國試以龐涓較周瑜則周瑜真愛孔明之至
也

却說英國大見孫權疑惑不決乃謂之曰先如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

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國大述先姊遺言

符遺言○孫策遺命是二權大喜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可知前交

十九回中事忽於此提照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

欲逼出周瑜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

回柴桑郡會議軍機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不待孫權去請却寫周

與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細述一番不待問瑜問魯肅先寫周

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與孔明答應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

去了周瑜方纔歇息忽報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

坐定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問得驚瑜曰未知也

昭曰曹操擁眾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

有相吞之意尚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且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

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白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

子敬却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

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只用順口

昭等辭去少頃又報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

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問得瑜曰未知也又是假普曰吾

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

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

計興兵吾等願效死戰易武將如畫○前已寫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

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又獨寫衆人皆曰吾等

都不願降帶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

公自有定議亦只順口程普等別去又未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

相候瑜迎入講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東

吳其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疑之語專候都督

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二語妙甚明明

說文官欲保自

武官下

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與對魯肅瑾等辭退

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兒來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

者互相爭論今前是要降者與要戰者分作兩處相見瑜曰不必多言來日

都到府下公議置妙在不衆乃辭去周瑜冷笑不止不知他葫蘆裏賣甚藥至晚人報

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敘禮罷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

曹操驅眾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如何實人先

瑜曰曹操以天子為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

敗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此是周瑜能識所以

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

言外事付托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為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

之議耶周瑜不過欲挑撥孔明開口却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恨若罹兵

革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孫權欲求助於豫州周瑜却欲孔

明求助於我故又反言以挑撥之

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又妙在孔明不言讓肅

同答二人互相爭辨孔明只袖手冷笑前寫周瑜冷笑此又寫孔明

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妙極肅曰先生如何

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為合理妙極瑜曰孔明乃

識時務之士必與吾有同心人家說假話肅曰孔明你又如何說此夾着

一句老實話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

表取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一句可笑落孫權又一句獨有

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

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妙極魯肅大怒曰汝

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又夾着魯肅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

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人之使前府送兩箇人到江

上操一得此兩人百萬之衆皆御甲操旗而進說到此處更瑜曰用那

人

三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兩人如大風飄一葉太倉減一粟耳在

操得之必大喜而去且不便說是何人偏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

居降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

以實其中先有此一句為賓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

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方說出要他妻子及其主人之嫂操曾發誓曰

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又先有一句為賓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

樂晚年雖死無恨矣惡極矣妙極矣今雖引百萬之眾虎視江南其實為此二女

也惡極矣妙極矣將軍若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作爲不差人送與曹操

得二女稱以滿意必班師矣惡極矣妙極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妙在

一故也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驗周瑜不即怒罵又核孔明曰曹操幼

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

他家合為天子又先有一句為賓誓取二喬有詩為証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又核

實一句不即發怒妙甚

孔明曰吾愛其文華美當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又核實一誦句不即發

甚

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云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

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

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正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

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兮若長空之無際此二橋也非喬也今孔明易此二語便輕翻劃在

二喬身

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羣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

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巨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

逞揚仁化於宇宙兮肅恭於上京唯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盡聖明

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

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旂以遨遊兮迴鸞駕

而周章思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至此不得不罵孔明

急起止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

乎偏說民間二字詳為瑜曰公有所不知知之矣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

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

惡極妙極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既知是他妻

姨父又故意說此瑜曰吾承伯符重托安有屈身降曹之理適來所言故

相試耳方說出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

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前此說假話本欲孔明來孔明曰若蒙不

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興兵孔明與

魯肅辭別而去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

人在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前孔

入

見止列着文官今周瑜入見兼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

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

瑜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權則怒見檄則笑怒權

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與眾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

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問得漢

其詞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

昨日問口答應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近又得荊州

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據險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

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更圖後計不知圖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一句罵周瑜

罵勝是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日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

瑜曰操雖托名漢相實為備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

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陰殘云果奈何降賊耶以大義論之且

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士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

一忌也

此處忽提馬騰為前文董承義狀照應為後文徐庶流言伏筆

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使舟楫

與東吳爭衡二忌也

為後計殺蔡瑁張允伏筆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

隆冬為後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

東風伏筆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

伏筆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

其言甚壯權嬰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

與劉孔明語一般瑜曰臣為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

與劉魯肅語一般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

又反激孫權權拔佩劍砍面而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曹者與此案同

大略此時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即封瑜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知文武

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

公之命率兵破曹諸將官吏來口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遲悞者依七禁

令五十四斬施行寫得周勢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眾文武各無言而散

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

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尚未穩按制飲案之後又說他不可以決策也

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軍能以

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孫權屢以曹兵多寡為問孔明

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人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

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眾耳他無所疑臥龍

料事瑜笑曰瑜特為此特來開解主公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

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

且以久疲所得袁氏之眾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疑未服將北來軍兵乎

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眾其眾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

數

其言願主公勿以為慮權撫瑜背曰公瑾之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矢

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又帶罵張昭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

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為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遠就孤勝先算敗

其去愈堅孤當親與操賊決戰更無他疑其言亦壯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

早已料着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瑜周

欲殺孔明正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令操

賊未滅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功也周瑜患孔明子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為

江東之患不是患孔明乃患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東

吳豈不妙哉瑜善其言司見周瑜非忌勝己者特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

中軍帳高座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于瑜今

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周郎初點軍

張以年少輕孔明正復相似瑜今眾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自

今曹操弄權甚于董卓天子于許昌屯暴兵于境上吾今奉命討之諸

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明言亦

大是令畢即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即日起行前至三江

口下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大吏慈呂蒙

為第四隊陸遜董襲為第五隊呂範朱治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郡官軍

水陸並進赴期取齊只五萬兵觀其調撥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

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

郎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關

之服孔明在奏提之後程普之瑜亦遜謝次日瑜請諸葛瑾謂曰令弟孔

服周郎即在調兵之時又不同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

使令弟棄劉表而事東吳則主公既得良輔此句為孫權而先生兄弟又

得相見此句為諸葛豈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謹曰謹自至江東愧無寸

功今都督有命敢不效力即時上馬逕投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入哭拜

各新濶情瑾漢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開

便見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問問瑾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

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且暮相聚視夷齊

之為人能無愧乎亦善於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此言弟

從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

皇叔則上不愧為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上策也此言兄可

不識兄意以為何如瑾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來說我也上真可遂無言回

答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問得瑾曰吾受孫

將軍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孔明之計

在他阿兄而女不正是智與智逢宜必合才和才角又難容畢竟

周瑜定何計伏孔明且看下文分解

此の書は、
（以下、縦書きの文字が非常に暗く、ほとんど読み取れない）

（この領域は、非常に暗く、ほとんど読み取れない。縦書きの文字が密集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三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四十五回

二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凡大功之將成必有其端之先見而所謂端者又有順有逆敵方疑我而我先小敗以驕其志此端之逆見者也敵方輕我而我先小勝以挫其銳此端之順見者也曹操當劉琮新降豫州新敗之後席捲荆襄氣吞吳會驕盈極矣是不可不先有以挫之周郎以江口之小勝預爲赤壁之見端殆不用逆而用順者乎

玄德有檀溪躍馬一事在前可謂險矣而此處江口勞軍之事則愈險雲長有單刀赴會一事在後可謂奇矣而此處江口相從之事則愈奇險莫險于不知奇莫奇于不露蔡瑁追之而倉皇出奔是知其險者也

周瑜送之而從容作別是不知其險者也却荆州之請而以言折魯肅是露其奇者也立立德之後而以不言懾周瑜是不露其奇者也前後兩番極其相類又極其相反真妙不可言

文有正襯反襯寫魯肅老實以襯孔明之乖巧是反襯也寫周瑜乖巧以襯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襯也譬如寫國色者以醜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覺其更美寫虎將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覺其更勇讀此可悟文章相襯之法

孔明未出草廬之時即曰外結孫權故荆州之守關公欲分兵拒吳則孔明止之關公之沒立德欲興兵伐吳則孔明諫之至白帝托孤以後終孔明之世未嘗與吳相惡蓋欲結之以共討漢賊也惟魯肅之見與孔明合而周瑜之見獨異魯肅方引孔明以相助而瑜則欲殺孔明故方引左慈以相助而瑜又欲殺左慈是俞之不及魯肅處矣雖然

肅知立德與孔明之爲人傑故欲得之以爲援周瑜亦知立德孔明之爲人傑故必欲殺之以絕患天下非人傑不能知人傑嗚呼瑜亦人傑矣哉

立德在水鏡莊上聽元直之語妙在句句明白蔣幹在周瑜帳中聽軍士之語妙在不甚明白立德耳中雖甚明白心中不知元直爲誰却是不明白蔣幹耳中雖不明白眼中已見張蔡降書却是極明白兩樣聽法亦作兩樣猜法前後各各入妙

陳宮在路上拾得立德與曹操書妙在干真蔣真蔣幹在帳中拾得張蔡與周瑜書妙在疑真疑假呂布見書更無不信曹操見書初信後疑陳宮所拾之書並非曹操所作蔣幹所拾之書却是周瑜所爲一樣拾法兩樣來歷前後又各各入妙

秦慶童述董承私語只一句兩句妙在慶童不解蔣幹述周瑜私語亦

只一句兩句妙在蔣幹先知慶童所聽有義狀爲証却是曹操搜出蔣幹所聽有降書爲証却是蔣幹帶來一樣述法兩樣詳法前後又各各入妙

周瑜詐睡是騙蔣幹蔣幹詐睡又騙周瑜周瑜假呼蔣幹是明知其詐睡蔣幹不應周瑜是不知其詐呼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蔣幹之醒醒却是夢妙在先說破他是說客使他開口不得又妙在說他不是說客一發使他開口不得妙在夢中呼子翼罵操賊使他十分疑惑又妙在醒來忘却呼子翼罵操賊一發使他十分疑惑周瑜假做極疎却步步是密蔣幹自道極乖却步步是呆寫來真是好看

却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轉恨孔明存心欲謀殺之次日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卽起兵繼後瑜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邀孔明不孔明欣然從之孔明從之亦一同登舟孔明從之亦一同登舟孔明從之亦一同登舟

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

依西山結營過圍屯住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孔明之舟如一葉孔明之身亦如一葉以

一葉之身寄于東吳而安于泰山真神人也周瑜分撥已定使人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

敘禮畢瑜曰昔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

烏巢之糧也三十回中事于此處提照今操兵八十三萬我兵只五六萬安能拒之亦

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我已探知操軍糧草俱屯于聚鐵山先生久

居漢上熟知地理敢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輩吾亦助兵千人星夜往聚鐵

山斷操糧道彼此各為主人之事幸勿推調天下為不壞好意人最會說好話孔明暗思

此因說我不動設計害我我若推調必為所笑不如應之別有計議乃欣

然領諾寫孔明乖覺只是不露出來瑜大喜孔明辭出魯肅密謂瑜曰公使孔明劫糧

是何意竟瑜曰吾欲殺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絕後患耳

寫周瑜使乖便自己說出來肅聞言乃往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只見孔明畧無難色

整點軍馬要行

妙人垂覺全不露出

請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功否

寫魯

厚以反

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

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

又用反激語先

肅曰吾與公瑾何謂一能孔

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

伏路把關魯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于

陸地但能伏路把關

此句是實

周公瑾但堪水戰不能陸戰耳

此句是生肅乃以此

言告知周瑜瑜怒曰何欺我不能陸戰即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往

聚鐵山斷操糧道

寫孔明耐得

肅又將此言告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

吾斷糧者實欲使曹操殺吾耳

方纔說破他

吾故以片言戲之公瑾便容

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功可成如行相謀害

大事休矣

此以正言教之

操賊多謀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

兵隄備公瑾若去必為所擒

此以忠言告之

今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

況氣用事少計彼之為下文

筆下夜聲言以吉公瑾為幸魯肅遂直友司

孔明之言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識勝吾十倍今不除之後

必為我國之禍愈敬之愈服肅曰今用人之際望以國家為重此句是上且待

破曹之後圖之未晚此句是實○處處寫魯瑜然其說却說玄德分付劉

琦守江夏自領眾將引兵往夏口遙望江南岸旗幟隱隱戈戟重重料是

東吳已動兵矣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紮玄德聚眾曰孔明一去東

吳杳無音信不知事體何如誰人可去探聽魚久脫水糜竺曰

竺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令糜竺至東吳以犒軍為名探聽母乃潤乎糜竺曰

命駕小舟順流而下迺至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

玄德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訖設宴款待糜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

願與同回瑜曰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既不放去又不令與糜

意吾亦欲見劉豫州共議良策奈身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枉駕來

臨深為所望不放孔明去反欲賺玄德來竺應諾拜辭而回肅問瑜曰公

欲見立德有何計議

又夾寫魯肅者

瑜曰立德世之梟雄不可不除吾今

乘機誘至殺之十為國家除一後患

既欲殺孔明又欲魯肅再三勸諫又

魯肅忠厚

以觀周瑜

瑜只不聽遂傳密令如立德至先與伏刀斧手五十人于壁衣

中看吾擲盃為號便出下手

讀至此為

說糜竺回見立德具言周瑜欲

請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議立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

又寫立德

以觀

雲長諫曰周瑜多謀之士又無孔明書信

精細恐其中有詐不可輕

去

前襄陽赴會是關公功行今周郎相邀却

是關公諫阻與前相類而又相反

操周郎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兩相猜忌事不諧矣

立德只防曹操不防周瑜

雲長曰兄長若堅意要去弟願同往

寫開

張飛曰我也跟去

只雲長隨我去翼德與子龍守寨簡雍同守鄂縣我去便回分付畢即與

立德曰

雲長乘小舟并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

前征日陽是子龍隨王分住

步卒今只三十從

立德觀看江東

江東小關公隨去前是三江

人又相類而相戾

中甚喜

又為玄德忠原以周瑜

軍士飛報

周瑜劉豫州來了

瑜問帶多少船隻來

軍

士答曰只有一隻船二十餘從人

瑜笑曰此人命合休矣

詩至此又為

乃

命刀斧手先埋伏定然後出寨迎接

玄德引雲長等二十人直到中軍帳

敘禮畢瑜請玄德上坐

天下惟不懷好意

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備不才

何煩將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

周瑜設宴相待且說孔明偶來江近聞說

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

此一驚不小

急入中軍帳竊看動靜只見瑜

面有殺氣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孔明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

讀者至此

定是孔明設計然

後玄德得脫矣之

回視玄德談笑自若

履危而不知使却見玄德背後一

人按劍而立乃雲長也

在孔明眼中

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遂不復入仍

回身至江邊等候

妙在此時

周瑜與玄德飲宴酒行數巡瑜起身把

蓋猛見雲長按劍立于玄德背後

再在周瑜眼

雲長也瑜驚曰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

忽于此處一提

玄德曰然也瑜

第一

卷三十三

五

大驚汗流滿臂便斟酒與雲長把盞不是寫周瑜正是寫雲長少頃魯肅入玄德曰孔

明何在煩子敬請來一會瑜曰且待破了曹操與孔明相會未遲又不肯教孔明

相見寫周瑜不懷好意之玄德不敢再言雲長以目視玄德寫雲長曰玄德會意即起身辭

瑜曰備暫告別即曰破敵收功之後專當叩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玄德

別了周瑜與雲長等來至江邊只見孔明已在舟中寫孔明真玄德大喜

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愕然曰不知也孔明曰若無雲長主公

幾為周郎所害矣玄德方纔省悟忠厚老實便請孔明同回樊口孔明曰

亮雖居虎口安如泰山唯龍能制虎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候用以十一月

二十甲子日後為期可令子龍駕小舟來南岸边等候切勿有誤為後文伏筆寫

孔明真是可愛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預先算定真奇絕妙絕玄德

再欲問時孔明催促玄德作速開船言訖自回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

行不數里忽見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船頭上一員大將橫矛而立

乃張飛也因恐立德有失雲長獨力難支特來接應前已寫過雲長于是

三人一同回寨不在話下却說周瑜送了立德回至寨中魯肅入問曰公

既誘立德至此為何又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與立德行坐相

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此處方說山肅愕然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瑜喚入

使者呈上書看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折瑜大怒更不開

看將書扯碎擲于地上此封書亦可作喝斬來使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

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此人頭回而身不回

身在一軍隨令甘寧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前分六隊起身每隊

知每隊只一人血前其是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曰四更造飯五更開船

鳴鼓呐喊而進却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

荆州降將為前部操自為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

而來為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也誰敢來與我決戰

蔡瑁令弟蔡璉前進兩船相近甘寧拈弓搭箭望蔡璉射來應弦而倒先鋒

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

曹軍隊中次寫左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

擺早立脚不住甘寧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總寫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

中箭着砲者不計其數從已此孔明直殺到未時周瑜雖得利只恐寡不敵眾

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此孔明明所謂先挫北軍之氣者也曹軍敗回操登

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為下文曹操誤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為所敗是汝等不用心

耳殺二人張木之蔡瑁曰荆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

故爾致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荆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

可用之操曰汝既為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稟我于是張蔡二人

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于外為城郭小船

居于內可通往來為周瑜計殺至來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旱寨

三百餘里烟火不絕

將寫周瑜所放之火先寫却說

周瑜得勝回寨犒賞

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處

報捷當夜瑜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

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

又寫火光預為下

瑜亦心驚次日瑜欲親

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強

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命下了

石劍石樓船上鼓樂齊

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

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然後

可以破曹

為下文賺

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吾寨操

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教收起石石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櫓

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

極寫南

船輕捷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

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問眾將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

又被他深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

第一才子 卷二十三

周郎同窓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周瑜既觀水寨

渡江離間蔡瑁張允而蔣幹蘇往江東適中機會恰好湊足周瑜也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

子登見為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登與周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

江左必要成功誰知此去倒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

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為巾布袍駕一隻小舟徑到

周瑜寨中命傳報故人蔣幹相訪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

曰說客至矣遂與眾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妙在不敘明所授何眾皆應

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葛巾布倒極

花帽極其縮赫相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

來無恙瑜曰子登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妙在開口幹愕然曰

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

聞弦歌而知雅意起甚不愧稱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更請去更請去

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叙

禮畢坐定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翌相見誇耀江東人物須臾文官武將各

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誇耀江東股肱瑜都教相見畢就

列于兩旁而坐大張筵宴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眾官曰此吾

同窓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前妙在說破他

在說他並不是說遂解佩劍付大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

但敘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即斬之一發使他開

其太史慈應諾按劍坐于席上朱虛侯監酒是禁人逃席今太史慈監酒蔣

幹驚愕不敢多言口不得開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

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為下文評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

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全裝慣帶持戈執戟而立誇耀江

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

草堆如山積又誇耀江東軍糧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

傳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翌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

高才實不為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

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

似懸河舌如利刀安能動我心哉說得風流慷慨一發使他開口不得言罷大笑蔣幹面如

土色瑜復攜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

會可名羣英會盛稱江東得士非獨誇示蔣幹正以誇示曹操也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

劍作歌歌曰

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

狂吟

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徹席諸將辭出瑜曰久

不與子翌同榻今宵抵足而眠于法華寺大醉之狀鵲幹入帳共寢瑜和

衣臥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床偷視之却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張允蔡瑁謹封惡極妙極幹大驚暗讀之書畧曰

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以賺北軍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関報幸勿見疑先此敬張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莊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

床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翌我數日之內教你看

操賊之首既騙之以帳中醉語騙法愈妙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翌且住教你

看操賊之首然又伏脅二句宛然及幹問之瑜又睡着絕妙幹伏于床上將近四

更只聽得有人人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絕妙故問那人

曰牀上睡着何人又宛然是醉人答曰都督請了翌同寢何故忘却瑜懊

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既詐醉又詐醒既詐說又詐

詐忘姓來逼真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絕更喚子翌絕妙蔣幹只粧睡着

前是周瑜假睡此又是蔣幹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曰張蔡假睡幹受人騙又要騙人

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既騙之以帳外人語騙法愈妙後面言語頗低聽不

真實只一句勾了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翌絕妙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蔣

只道自已騙人不料已受人騙瑜亦解衣就寢計策已元可幹尋思周瑜是箇精細人天

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却睡着幾番詐醒又幾

於騙矣幹戴上巾幘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往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

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皆是周幹下船飛棹回

見曹操問子翌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動也操怒

曰事又不濟反為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托聽得一件事乞

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

耳前只是將幹中計今曹操亦中計子即便喚蔡瑁張九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
瑁曰軍尚未曾練熟不可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于周郎矣蔡
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若使曹操出書示之責以謀反而蔡張
妙在不說明白致二人驚惶失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操方
語宛然是機謀已洩不能抵對省悟曰吾中計矣聰明人只好後人有詩嘆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

一時詭計中周郎

蔡張賣主求生計

誰料今朝劍下亡

衆將見殺了蔡瑁張允人問其故操雖心知中計却不肯認錯聰明人吃
肯話不中獨乃謂衆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衆皆嗟呀不已操于
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想二人一細作探
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勦除吾無憂矣肅曰
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操賊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

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

瞞過蔣幹瞞過曹子敬

試以言挑之看他

知也不知便當回報正是

還將反間成功事去試從旁冷眼人

未知

肅去問亮還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周瑜欲斷北軍之糧明知其斷不成智也孔明欲造江東之箭明知其

造不成亦智也乃周瑜不斷糧不能使北軍無糧而孔明不造箭却能

使江東有箭則孔明之智為奇矣周瑜欲借曹操之刀以殺孔明早被

孔明識破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與周瑜却使周瑜不知則孔明之智

為尤奇矣十日之限已可畏偏要縮至三日三日之限已甚危偏又放

過兩日令讀者閱至第二日之夜為孔明十分着急十分擔憂幾于水

盡山窮經斷路絕而不意其功我前報命一朝真乃少事少文

借箭之計其利有三使東吳得十萬箭之用一利也既得十萬箭之用而又省造十萬箭之費是以二十萬箭之利與江東也二利也我有所得則利在我我縱無所得而能使敵有所失則利亦在我今我得十萬箭之用省造十萬箭之費而又令曹軍有十餘萬箭之失是以三十餘萬箭之利與江東也三利也在孔明不過施一小計耳而其利至于如此真不愧軍師之稱哉

孔明用計之妙善于用借破北軍者既借江東之兵而助江東者即借北軍之箭是借于東又借于北也取箭者既借魯肅之舟而疑操者伏借一江之霧是借于人又借于天也兵可借箭可借于是乎東風亦可借荆州亦無不可借矣

周瑜以蔡瑁張允之假書賺曹操而曹操即以蔡中蔡和之假降賺周瑜此相報之巧也曹操以二蔡之詐降賺周瑜而周瑜即假二蔡之詐

降以賺曹操又相報之巧也乃蔡瑁張允實實未嘗叛曹操而操誤信其事蔡中蔡和明明是來降周瑜而瑜已知其非則操之巧不如瑜操使游說之客于敵國適以殺吾軍得力之人瑜納詐降之將于彼軍遂借以通我將詐降之信則瑜之巧過于操兩智相欺兩詐相敵寫來真是動心悅目

孔明掌中之字與周瑜掌中之字不約而同此合掌文字也又叅之以黃蓋之言是三人之文皆爲合掌矣孔明新野之火與博望之火大小異此重複文字也又將繼之以赤壁之火是一人之文而三番重複矣然必文如公瑾方許其合掌文如孔明方不厭其重複每怪今人作文動手便合落筆便重彼此只是一般前後更無添換卽何不取周瑜孔明之文而讀之耶

黃蓋苦肉之計苟非黃蓋之所自願此豈周瑜之所能使哉周瑜深歎

用此計而恨未得黃天之一人惟黃蓋真能舍此身而後可行苦肉之一計耳作者于此不是寫周瑜之智正是寫黃蓋之忠亦只是寫黃蓋之忠不是寫黃蓋之智

周瑜反間之謀只好黑夜裏騙蔣幹黃蓋苦肉之計偏要白日裏瞞衆人蓋不瞞衆人恐瞞不得曹操也曹操之殺蔡瑁是真周瑜偏識二蔡之降爲假黃蓋之忤周瑜是假二蔡已信周瑜之怒爲真蓋欲瞞曹操又必須先瞞二蔡也乃衆人可瞞二蔡可瞞曹操可瞞而孔明必不可瞞不但公瑾不能瞞孔明而孔明反囑子敬以瞞公瑾則孔明之智又高公瑾數頭

吾嘗觀黃蓋苦肉之計而嘆其計之行亦有天意焉蓋此計之可慮者有三使黃蓋受棒太毒而至于死雖捐軀而無補于國事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一可慮也使衆將不知有憤激而生變者則弄假成真未

圖彼軍而先致我軍之叛二可慮也又使曹操懲于蔣幹之被欺拒蓋之降而不納則黃蓋徒然受刑周瑜枉自枉矯適為曹操所笑三可慮也乃黃蓋不死諸將不叛曹操不疑而周郎竟以此成功豈非天哉

却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迤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

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奇肅曰何喜

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他妙在不等

白說出不想黑夜之事孔明早已知之矣說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

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隔江之事孔明

又已知今蔡張二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于

禁為水軍都督在這兩箇手裏好友送了水軍性命為後文赤壁伏線魯肅聽了

開口不得蔣幹見周瑜開口不得魯肅見孔明亦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

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公瑾要瞞孔明孔明恐

公瑾心懷妬忌又要尋事害亮

為下文造

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

項事只得實說了

寫魯肅老實

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

吾決意斬之肅勸曰

若殺孔明却被曹操笑也

寫魯肅忠厚

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

前欲使曹操殺之此真欲自殺之

肅曰何以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

妙在不即說出

次日聚眾將于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

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為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

為先

此語反是孔明說出妙

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

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為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

前使斷糧今使造箭前要用

斷糧是周瑜自說今要用箭却待孔明先說妙甚

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効勞敢問十萬枝箭何

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

限明已促矣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

口必誤大事

不以為促反以為緩奇妙

瑜曰先生料

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

可拜納十萬枝箭

不惟不請寬期反欲自立限真奇絕妙絕

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

戲都督願立軍令狀三日不辨甘當重罰

受罰不待周瑜說偏是孔明自說妙妙

瑜大喜喚

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

不說罰偏孔說酬妙也

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

邊欽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

怪語

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

今明白對眾要了文書他便兩脇生翅也飛不去

誰知乃是萬古

我只分

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

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

惡極讀者至此當為孔明善急

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却來回報肅

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

不肯為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

得救我

不知者讀至此又為孔明看急

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

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為幔各束草千餘箇

分作兩邊吾別有妙用箭料甚奇不第三日包官有十萬枝箭崎只不可

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

周切却是

請允諾却不解其意回報周

瑜果然不提借船之事

前不瞞周瑜不忍不瞞周

瑜是老貢處今

只言孔明並不周箭

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

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却說

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

餘人并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

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

放過第一日

第二日亦只不動

又放過第三日

至第三日四更時分

放過兩日至第三日又到處矣

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

問曰公名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

與周瑜對

同往取箭

正不知箭在何處奇甚

肅曰何處

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

子敬語同

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

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

此是預先

孔明促舟前進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天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

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海母長鯨于丈天蜈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

蓋夫鬼神之所憑依英雄之所戰守也時而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訝長
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輿新而莫覩唯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濛纔
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鯤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
蒼茫浩乎無際鯨_{音鯨}鯢_{音鯢}出水而騰蛟龍潛淵而吐氣又如梅霖收
溽_{音潤}春陰釀寒漠漠漠漠浩浩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戰
船千艘俱沉淪于岩壑漁舟一葉驚出沒于波瀾甚則穹昊無光朝陽
失色返白晝爲昏黃變丹山爲水碧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淺深離婁
之明焉能辨乎咫尺于是馮夷息浪屏翳收功魚鱉遁跡鳥獸潛踪隔
斷蓬萊之島暗圍閭闔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雜沓若寒
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爲瘴癘內莊妖魅憑之而爲禍害降
疾厄于人間起風塵于塞外小民遇之天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
氣于洪荒混天地爲大塊

當夜五更時候

二日之船

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

擺開就船士擂鼓呐喊

取箭之法甚奇

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

曰吾料曹操于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酌酒是賀

箭亦是賞務

却說曹寨中聽得指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傳

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

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

肅東大江

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

前放箭

又是一起

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

又是一起

約一萬餘人盡皆

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

彼送來我

緩不而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東草

上排滿箭

鼓不消膠漆羽毛箭已完辦

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

謹具

奉申孔明明躬寫領此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

謝帖矣惡極趣極

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惱不已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

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却不

甚便

此時權領後即邊還

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將

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

也

天文一句是主下幾句陪說

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

曹操正墮孔明在雲霧中

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伴風流罪

過明白要殺我我命係于天公瑾焉能害我哉

此時方纔說破

魯肅拜服殷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于船上取之可得十餘萬

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人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

嘆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人有詩嘆曰

一天濃霧滿長江

遠近難分水渺茫

驟雨飛蝗來戰此

孔明今日服周郎

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

詭譎小計何足為奇白謀處正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

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前問用何兵器是假問今問用何奇策是真問孔明曰亮乃

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

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為我工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于

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

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八十三萬大軍已盡于兩人手

矣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以箭射船是金冠本

○二火相合則成離卦離者麗也瑜曰既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

勿漏洩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洩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

又將博望新然必不為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操能料之于陸飲罷分散

諸將皆不知其事却說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萬箭江東得箭十餘萬曹操失箭十五六萬蓋

大半箭在船上小半射落水中矣若曹操亦整整只失得十萬箭不惟無此等文亦死此等事也

心中氣悶荀攸進計曰

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急切難破可差人去東吳詐降為奸細內

應以通消息方可圖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

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蔡中蔡和現為副將丞相可以

恩結之差往詐降東吳必不見疑

工蔡詐降以殺兄為名易使人信

操從之當夜密喚二

人人帳囑付曰汝二人可引些小軍士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

事成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荊州安敢懷二心

丞相勿疑

曹操之不信者亦在此周

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獻于麾

正與前文取操賊之首相應

操厚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

蔣幹作說客只帶一小童二蔡為細作乃

駕船數隻順風望看南岸來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

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蔡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

曰吾兄無罪被操賊所殺吾二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

役蔡瑁者周瑜也

矣望望錄願為前部瑜大喜大喜者非喜其真降耳喜其詐降也重賞二人即命與甘

寧寧寧為前部二人拜謝以為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曰此二人不帶家

小非非非正與二蔡對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

通報消息為黃蓋汝可慇懃相待就裏提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箇

祭旗後文事先汝切須小心不可有悞甘寧領命而去魯肅入見周瑜曰

蔡中蔡和之降多應是詐不可收用此非寫魯肅乖覺正是寫魯肅老實瑜叱曰彼因曹操

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蔡

詐周即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周即乖孔肅曰孔明何

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

使蔡中蔡相詐降打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都破

看破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并瞞着魯肅所肅方纔省悟却說周瑜夜

坐帳中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來得瑜問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

第一十一回

見教蓋曰彼眾我寡不可久持何不用火功之

孔明公瑾掌中之字已在黃蓋意中瑜曰誰

教公獻此計

前戒孔明勿漏洩今問此一

蓋曰某出自已意非他人之所

教也

雖非學古却已合掌

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

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

自欲使人詐降故深喜敵人來詐降及有敵人來詐降却恨無白家人去詐降蓋曰

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

火功上作若欲用蓋曰某受孫氏

厚恩雖肝腦塗地亦無怨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東

之萬幸也

周瑜苦心黃蓋苦肉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次日周瑜鳴

鼓大會諸將于帳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萬之眾連絡三百餘里

非一日可破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準備禦敵

下文破敵只在三月反觀

下言未訖黃蓋進曰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十個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

個月破的便破若是這個月破不的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

而降之耳

先說要降為詐降張本○周郎幼然變色大怒曰吾恨公之

命將前及今兩軍相敵之際汝敢出此

言案事一恨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眾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明知眾將必

面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汝來前說要

昭相應此以年少輕瑜大怒喝令速斬越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

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

出前收二蔡是假喜今打黃蓋定眾官皆跪告曰黃蓋罪固當誅但于軍

不利望都督寬恕權且記罪破曹之後斬亦未遲瑜怒未息越眾官苦

苦告求瑜曰若不看眾官面皮決須斬首今且免死命左右拖出打一百

脊杖以正其罪隔夜商量主眾官又告免瑜推翻案桌叱退眾官喝教行

杖越將黃蓋剝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眾官又伏若告求免

瑜躍起指蓋曰汝敢小覷我耶正對那有且記下五十棍再有怠

慢二罪俱罪恨聲不絕而入帳中此時苦肉計已畢若不有此餘眾官扶

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歸本寨昏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下

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

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

寫孔明過孔明笑曰子敬欺我子敬不以老定待子敬却以乖竟待肅曰肅與

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

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

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却教蔡

中蔡和報知其事矣

怨都督便了公瑾瞞不得孔明孔肅辭去入帳見周瑜邀入帳後肅曰

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

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

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

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前言二蔡之降非詐是欺子敬今言黃蓋之打非真却不敢瞞于敬

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却不敢明言周郎不瞞子敬那且說黃蓋臥于帳

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忽報周郎不瞞子敬那謀關澤來問蓋令請入

臥內叱退左右關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

受責莫非苦肉計乎不用黃蓋說明先蓋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

動早料看八九分惟孔明便識得十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為報故獻此

計以破曹操肉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為心腹者惟公

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又

用苦蓋說明先是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關澤欣然領諾正是勇將

解無身思報主 謀臣為國有同心 未知關澤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

曰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泰訂

第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欺庸人易欺奸雄難黃蓋受杖猶可不死於杖關澤獻書宜其必死於書而卒能不死而成功者以得說奸雄之法也說奸雄之法與說英雄之法皆不當用順而當用逆英雄所自負者義耳張遼之說關公妙在責其輕死之非義奸雄所自負者智耳關澤之說曹操妙在笑其料事之不明所謂用逆而不用順者也若使遼而甘言卑說則公之拒愈峻若使澤而伏地陳乞則澤之死愈速矣

前卷寫甘寧此卷寫關澤而極寫關澤必先極寫曹操不寫曹操之奸不顯關澤之巧若彼不知爲苦肉計而欺之不難惟彼既知爲苦肉計

而欺之之爲難也彼不知爲詐降書而中之不足奇惟彼既知爲詐降書而我終能中之之爲奇也計雖巧而無行計之人則亦拙計雖庸而有行計之人則亦不庸耳

蔡中蔡和之詐降兩人同來者也黃闕二人之詐降妙在一來而一未來二蔡之詐降竟以身來而不必先以書來者也黃蓋之詐降妙在身不來而書來二蔡之詐降來而不返者也闕澤之詐降妙在速返又妙在初時不肯復返而次後乃欲速返一似速返則得返不速返則不得返者一般是降却有幾樣降法一般是詐却有幾樣詐法愈出愈幻非復讀者意計之所及

又章之妙有各不相照者二蔡現在而黃蓋之降書初不煩二蔡爲通闕澤渡江而二蔡之報信不即使闕澤爲奇文章之妙又有各不相照而暗暗相照者黃蓋但以其謀告闕澤而闕澤獻降書之後忽然添出

甘寧聞澤未以其謀告甘寧而甘寧欺二蔡之言有如闕會乎闕澤
寫來真是變幻可喜

禦戰船之法有彼方連而我利其斷者有彼方斷而我利其連者黃祖
之舟以大索相連衝之不能入甘寧以刀斷之而蒙艦遂橫此則利其
斷也曹操之舟散而不聚燒之不能盡龐統以環連之而火攻始便此
則利其連也兵法變化無常孫臏以滅龍勝而虞詡又以增龍勝隨機
而應豈可執一論哉

連環計一見于王允再見于龐統前之環虛名也後之環實事也王允
以貂蟬雙鎖董呂二人如環之交互相連故名連環耳每見近日演連
環記者乃作呂布以王連環贈與貂蟬此又是傳奇平空粧點出來豈
連環命名之意乎若龐統則不然實實以鐵環連鎖操船與取名連環
者不同前以貂蟬爲環止有一環後以鐵環爲環乃有無數連環前虛

後實前少後多各極其妙北兵多病而龐統以連環之方治之此藥母乃大毒乎雖然賣毒藥者不獨一龐統也黃蓋關澤皆是也蓋之藥甚苦澤之藥甚甘統之藥甚辣合苦者甘者辣者其成一劑毒藥然後周郎煎之以火孔明扇之以風而八十三萬大軍遂無一人有起色矣

鄧說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便

不遺忘口才辨給少有膽氣膽氣從讀書得來孫權召為參謀與黃蓋最相善忙

中畧述關澤生平不煩不畧蓋知其有膽能言故欲使獻詐降書澤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

生其言大有膽氣可見無膽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黃蓋拜關澤正與

澤曰事不可緩即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極寫黃蓋而澤領了書只就

當夜扮作漁翁以書作釣以身作線而以駕小舟望北岸而行是夜寒星

滿天開筆點綴得妙三更時候半夜扁舟早到曹軍水寨巡邏上寨主更反報

知曹操曰莫是奸細麼軍士曰只一漁翁曰利是東吳計嚴澤有
機密事來見操引將入來軍士引闕澤至只見帳上燈燭煌煌曹操
憑几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
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開口使用操曰吾與東吳
且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
瑜于衆將之前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為報仇之計特謀之
于我我與公覆同骨肉徑來為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
何處闕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畧曰

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

妙在先說此二句

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

六郡之卒當

中國百萬之師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有

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懷淺戇

音撞

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兼

善作威福

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為所擢辱心實恨之

伏聞丞相誠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眾歸降以圖建功雪耻糧草車

仗隨船獻納此句在泣血拜白萬勿見疑

曹操于几案上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

肉計令汝下詐書就中取事却敢來戲侮我耶破讀者至此為黃蓋惜又為關

澤憂矣便教左推出斬之左右將關澤簇下急殺澤面不改容仰天

大笑寫關澤真是有膽操教牽回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

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笑黃公覆正是笑你却偏說不笑操曰何不識

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寫關澤真是有膽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偽之

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奸雄自負語澤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

是奸計操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得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

何不明約幾時你今有何理說關澤待曹操問而後言曹操亦闕澤聽罷

大笑曰虧你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交戰必

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自負有智偏要笑他操曰何謂

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妙在不操曰你且說我那

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妙在不操曰汝

若說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正要過他說此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

期儻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這裡反來接應事必泄漏但可觀便而

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英無學之輩也寫關澤貞

人○方見孔明激孫權激周瑜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

犯尊威幸勿掛懷惟聰明人能轉憂亦惟聰明人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

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

必在衆人之下澤曰某等非爲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先罵後諛罵則

誠操取酒待之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

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關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

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為真實也妙在曹操不說關澤亦不問大家心裡明白如蔣幹在周瑜帳中聽帳外人語一假

一真各操曰各入妙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應可見不書以兵接

應時日之妙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妙在肯去竟

似干真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洩漏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敢久

停便當行矣妙在欲速去又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自

回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黃蓋捨身關

澤亦惟能捨身故能掉舌耳不似今人之不肯捨身但能掉舌也澤曰吾今去甘寧寨中探蔡和蔡中消

息先在曹操半中識得再向甘蓋曰甚善澤至寧寨寧接入澤曰將軍昨

為救黃公覆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妙在反言寧笑而不答寫甘寧是

腹與關澤會意也不正話問蔡和蔡中至澤以自送甘寧甘寧以笑關澤以

答者瞞着二蔡也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為念我今被辱羞見江

左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一箇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低頭

不言長嘆數聲內謂蔡模蔡和蔡中見寧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

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來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妙在假

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蔡和此關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

為窺破不可不殺之以滅口粧一個失驚一個作怒各蔡和蔡中慌曰二公

勿憂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了又來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

公使來詐降者二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騙他兩個自說寧曰汝言

果真乎妙在許二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佯喜曰若如此是天賜其便也

前已寫過關澤此處單寫甘二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

丞相矣不打自招正與關澤于澤曰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相今特來見

與霸相約同降耳此處方用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前既

周喻此又假設于是四人共飲同論心事二蔡即時寫書密報曹操說甘

寧與某同為內應關澤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妙在會書中具言黃蓋

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即是也為後文赤壁伏線却說曹操

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眾謀士商議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所辱願為

丙應黃蓋受責令闕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寫曹操奸猾誰敢直入周瑜寨中

探聽實信不是又使一個人來蔣幹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

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即時令蔣幹上船幹

駕小舟徑到江南水寨邊蔣幹第一番渡江只送了八十三萬大兵便使人

傳報周瑜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付魯肅請

龐士元來為我如此如此前番送去一封假書今個假人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

因避亂寓居江東魯肅曾薦之于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于統

曰破曹常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伏龍鳳雛所見畧同

矣但大江而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

功可成也曹操作池練兵取各玄武諸知遇着連環以告瑜瑜深服其論

因謂肅曰爲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
周瑜沉吟未決正等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來得湊巧蔣幹之功不小大喜一
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
船於僻靜岸口纜繫乃入帳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我大甚前番有書欺之妙今番變面有變面之妙寫得周瑜真是可愛蔣幹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兄弟特來吐心
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我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
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其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
張允致使吾事不成正該謝他反去責他不當人子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
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殺他不當人子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間
便要破曹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
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若不是他渡江破曹操蔣幹再欲開言
周瑜已入帳後去了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

兩個軍人伏侍幹至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

與關澤渡江時一般

景致一在水邊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岩畔有

草屋數椽內射燈光

又寫燈光與後文赤壁火光襯染

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挂劍燈前誦

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

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

在二十四卷出名却於此

處方纔出現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

吾故隱居於此

龐統燈下之語與周瑜帳中之言一是醉裏罵曹操一是醒時罵周瑜殷局面兩樣做法

公乃何人

幹曰吾蔣幹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

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卽今便當一

行如遲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

日寧關澤驕二蔡龐統又騙蔣幹都是片假說前後正復相對

於是與

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飛棹投江北既至操寨幹先入見備

述前事操問鳳雛先生來知却是火君鴉

只道鳳雛飛來那知却是火君鴉

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

問曰周瑜年幼恃才欺眾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
教每動操見則開澤則前倨而後恭見則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
一觀軍容則前後俱恭妙在相類而相反統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
一觀軍容而來操教備馬先邀統同觀旱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曰
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孫吳再生穰苴復出亦不過
此矣先以美言諛之似更無計之可獻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尚望指教于是又與同觀水
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艨艟戰艦列為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
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又以美言諛之似更無計之可獻
水寨是主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即周郎尅期必亡操大喜回寨請入帳中置酒
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殷勤相待妙在尚不獻
統佯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然後以微言挑之操問何用統曰水
軍多疾須用良醫治之方纔說斷其意却妙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
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

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

闕澤見曹操先激而後諛龐統見曹操再三請問

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安穩成功

龐統特來行醫特來用藥且恐疾雖愈而人則

死矣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慣乘舟

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

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潤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

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

風浪雖不怕只恐還怕一件東西○上處此來漆油乎增炭乎惜乎老瞞竟不解也曹

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非先生良謀安能燒曹軍耶統曰愚淺之

見丞相自裁曹操即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

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後人有詩曰

赤壁鏖兵用火攻

運籌決策盡皆同

若非龐統連環計

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恨喻者某憑三寸舌為丞相說之

使皆來降偶此為脫身之計周瑜孤立無援必為丞相所擒瑜既

破則劉備無所用矣又帶照劉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奏聞天子封

為三公之列統曰其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慎勿殺害美言

不疑妙操曰吾替天行道安肯殺戮人民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妙操

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操命寫榜僉

押付統闕澤通黃蓋書是送去一張火票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

周郎知覺麗統別備有許多言語闕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

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

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

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說得麗統飛魄散每于終篇故作驚人正是

莫道東南能制勝誰云西北獨無人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前于關澤賺曹操一段正文之後又有賺二蔡一段旁文以綴之今于龐統獻連環一段正文之後又有救徐庶一段旁文以綴之所重在止文而旁文不重也然以賺二蔡帶寫甘寧不但甘寧一邊不冷落而又使黃蓋一邊加渲染以救徐庶照出馬騰不但徐庶一邊不踈漏而又使馬騰一邊不遺忘有此天然妙事湊成天然妙文固今日作稗官者構思之所不能到也

天下有最失意之事必有一最快意之事以爲之前焉將寫赤壁之敗則先寫其輓轡千里旌旗蔽空將寫華容之奔則先寫其南望武昌西望夏口蓋志不得意不滿足不高氣不揚則害不甚而禍不速也寫吳王若極寫採蓮之樂非爲採蓮寫也爲兩東寫耳寫霸王者極寫夜宴之樂非爲夜宴寫也爲烏江寫耳然則曹操之橫槊賦詩其夫差之採

蓮項羽之夜宴乎

曹操當舞槩作歌之時正志得意滿之時也而其歌乃曰憂思難忘又曰何以解憂又曰憂從中來何其宜樂而憂耶蓋樂者憂之所伏檀弓之言曰樂斯陶陶斯詠詠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嘆矣淳于之諷齊王亦曰樂不可極樂極生悲是不獨烏鵲南飛爲南征失利之兆而卽其醴音詩酒臨江固知其憂必及之耳

古人亦有善用古人之文者橫槩之歌多引風雅之句而坡公赤壁賦一篇亦取曹操歌中之意而用之其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卽所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其曰哀吾生之須臾卽所謂譬若朝露去日無多也其曰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卽所謂皎皎如月何時可輟也取古人之文以爲我文亦視其用之何如耳苟其善用豈必如今人之杜撰哉

見計之妙欲使敵用我計而敗必有用我計而敗者以堅敵之心則焦觸張南之敗是也吳所以愚操者連環之計耳焦觸張南敗於無環之舟使操知不用連環之不利而用連環之志愈決矣凡計之妙我欲行此計而勝必有用此計而亦勝者以杜敵之疑則韓當周泰之勝是也吳所欲用者火攻之計耳韓當周泰勝以不火之舟使操知東吳之不必用火而後之用火乃爲操所不及料矣人但知前卷之獻連環後卷之燒赤壁爲周郎破曹之事而此卷則似乎閒文之無當於前後也者孰知乃前後之關目也耶

火攻之策不但孔明公瑾龐統黃蓋之所知而亦徐庶程昱荀攸之所知也徐庶不爲操言之而攸與昱則爲操言之矣爲操言之而操亦未嘗不知之矣知之而終不免于犯之其故何哉蓋操知風之不東而不知風之可借知火之不利于南而不知火之可轉于北有回天之人而

天亦不可知有助人之天而人亦不可知耳

事有與下文相反者又有與下文相引者如操之臨江而歌瑜之觸風而倒此與下文相反者也劉馥以烏鵲之咏為不祥周瑜以黃旗之折為預兆此與下文相引者也不相反則下文之事不奇不相引則下文之事不現可見事之約文之變者出人意意外未嘗不在人意中

却說龐統聞言吃了一驚急回視其人原來却是徐庶

徐庶一向冷落統至此忽然出現統

見是故人心下方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

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

真是兩

說統曰元直真欲破我計耶庶曰吾感劉皇叔厚恩未嘗忘報曹操送死

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

又將三十六卷中事一提

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

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即緘口

遠避矣

前以幾十萬生靈為言今只圖逃那一身矣

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

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畧說數句妙在不庶大喜拜謝彼明白龐統

別却徐庶下船自回江東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

附耳低言之計于此始見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

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二人一向冷落妙在此處提照果有此事真是

快事即無此事亦是快文操大驚急聚眾謀止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

馬騰耳軍中謠言雖未辨虛實然不可不防不便信又言未畢徐庶進曰

庶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効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

有緊急再行告報不是防兵却是避火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

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為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

之帶挈了三千人又帶挈了一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

救徐庶之計此處明寫一後人有詩曰

曹操征南日日憂

馬騰韓遂起戈矛

鳳雛一語教徐庶

正似蓮魚脫釣

曹操自遣徐庶去後心中稍安遂上馬先看沿江早寨次看水寨乘大船
一隻于中央上建帥字旗號兩傍皆列水寨船上埋伏弓弩千張操居于
上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清明平風靜浪寫一風字為下
文借風相映
操令置酒設樂于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
如同白晝長江一帶如橫素束如讀赤
免壁賦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數百
人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文武衆官各依次而坐操見南屏山色如畫東
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覩烏林四顧空濶寫江景
如畫心中
欲許謂衆官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凶去害誓願掃清四海削平
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
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寫曹操驕
盈之甚文武皆
起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

至半夜操酒酣遥指南岸曰周瑜魯肅不識天時今幸有投降之人為彼

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寫曹操一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漏寫荀攸精

操驕操驕操大笑曰座上諸公與近侍左右皆吾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礙不是

其驕止是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

既笑江東又笑夏口顧謂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矣如得江南竊有

所喜昔曰喬公與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後不料為孫策周瑜所

娶吾今新構銅雀臺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當娶二喬置之臺上以娛暮

年吾願足矣須知孔明之言不是說謊言罷大笑唐人杜牧之有詩曰

折戟沉沙鐵未消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曹操正笑談間忽聞鴉聲南飛鳴而去只怕是操問曰此鴉緣何不鳴

左右答曰鴉見月明疑是天曉故離樹而鳴也鴉味未為吉操又大笑時

持此槩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頗
不負大丈夫之志也歷數徒事思迷生平足高氣揚今對此景甚有煉既

吾當作歌汝等和之歌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當歌當字多有誤解之者如云對酒宜歌則非也

之類言人生對酒臨歌之時有幾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

難忘個忽着一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又着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

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

斷色又一個憂字篇中忽着無數憂字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

心念舊思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

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自比周人驕盛極矣

歌罷眾和之共皆歡羨忽座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

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姓劉名馥字元

穎馥起自合淝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曹操

多立功績夾敘劉馥生平開筆妙極當下操橫槊問曰吾言有何不吉馥曰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蘇子瞻赤壁賦亦引此四

蓋南飛而無所依主客其南征而無所得耳操大怒曰汝安敢敗吾興手起一槊刺死劉馥後

愈甚眾皆驚駭遂宴罷次日操酒醒悔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

操泣曰吾昨因醉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又撥軍士護

送靈柩即日回葬臨江飲酒橫槊賦詩忽然刺殺一人大是殺風景況隔夜則歌明日則放亦是次日水軍

都督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旌旗戰具一

一齊備請丞相調遣極寫北軍壯氣日進兵軍壯氣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

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青黃赤黑白按水火金木土

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

右軍口旗已通軍嚴整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

進右軍白旗夏侯淵路則無之其餘名分前後左右者按東西南北也乃

前軍皆用紅旗正與火攻相映射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

張遼九旗之後又有其餘驍將各依隊伍令卑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

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後文西北風反照各船拽起風帆衝波

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幡不

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為下文曹操下操立於將臺之上

觀看訓練心中大喜為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敘回寨

操升帳謂眾謀士曰若非天命助我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

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

防北軍未操大笑曰程神德雖有遠慮却還有見不到處精攸曰仲德之

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北軍未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

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

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正與後文周瑜發病孔明寫方張本若是十月小春之時

吾早已促備矣

老賊未嘗不好猾

諸將皆拜伏

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操顧諸將

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

曹操前因作歌賦詩送了一個

人今好誇耀武又送了兩個人

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

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

二人舍其所長而爭其所短不亦病乎

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

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爲

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

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爲奇乞付小

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

而還多言者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發精銳軍五百人皆長鎗硬弩

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為之勢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

船接應汝回寡曹操亦焦觸張南歡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

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

雜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却說南岸隔江聽得

鼓聲喧震迺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往高山頂觀之操軍

已收回補敘隔日次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

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收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其當權

為先鋒破敵因黃蓋病故二人權為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

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

小船而來韓當獨披掩心手執長鎗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

箭望韓當船上射來當用牌遮隔焦觸撚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

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裡周泰船出張南挺鎗立於船頭兩

邊弓失亂射周泰一臂挽脾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

而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有此二人之死愈令操信連

不可亂殺駕舟軍士眾船飛棹急回韓當周泰催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

文聘船相迎兩邊便擺定船廝殺却說周瑜引眾將立於山頂遙望江北

水面朦朧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相

持韓當周泰奮力攻擊文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文聘之敗又在周瑜

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颺令眾鳴金二

人乃揮棹而回此寫南軍第二次小勝亦是預為之兆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

瑜顧謂眾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眾未

及對忽見曹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曹軍折旗却在周瑜

將寫周瑜旗角拂而先寫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寫周瑜大笑反正

曹操軍中折旗觀衆絕作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

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誠思猛想是何想一事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
吐鮮血衆將急救起時却早不省人事終篇又忽佐驚人之筆令人疑惑不定正是
時忽笑又忽叫 難使南軍破北軍 畢竟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
文分解

文公

文公

文公

文公

文公

文公



